

这是一个曾经震惊了世界的故事。

中外报纸，闹得天翻地覆。北京各国公使扬言要「军事共管中国」，还说「要掘曹锟、吴佩孚的坟」，日本报纸说「中国元首应当亲自去说服土匪」。

可怜的北洋政府，从内阁总理到大总统，停止了「一切公务」，专门商讨解决「临城大劫案」的方法……

# 临城劫车案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## 新编拍案惊奇之二

那时在中国颇有权威的《东方杂志》写道：「最近三年中，……以耸动一时为标准，则发生的事件，奉天大战还不如……临城的劫车来得声势雄壮。而其间所点缀的有势力的人物，……也是与其以某某将军类的大元帅等军阀领袖充数，倒不如选出土匪头目……孙美瑶为是。因此，孙美瑶之死，至少在中国史上有点意义……」

这件大事的导演者，不过是一伙「马子」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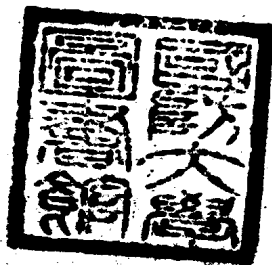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《新编拍案惊奇》之一

# 临城劫车案

600110 / 24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**临城劫车案 LINCHENG JIECHEAN**

**本社 编**

**责任编辑：戚积广**

**封面设计：何武**

**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×1168毫米32开本 9,375印张 222,000字**

**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)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**

**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印刷**

**印数：1—63,100册**

**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**

**定价：2.35元**

# 内容提要

---

## 临城动车案 姚奇 四海 山民 张化玉 ( 1 )

旧中国，一列满载各国使节及军政要员的火车，在山东临城被义军拦截。消息传出，轰动全国，更触怒各国使团。黎元洪下令围剿，义军内部分化瓦解，酿成一幕大流血的惨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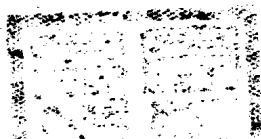
---

## 水果西施的秘密 祥 荣 (100)

一家水果店，不正之风猖獗。一个新来的女售货员，用辛勤的汗水赢得顾客的满意，却也招来了妒忌。令人奇怪的是这个漂亮的女售货员却没有一点顾忌。

---

## 13号凶宅



刘 思 (136)

古槐胡同13号真的是一座不吉利的凶宅，它几易其主，先后暴死十余人。为使破此案，留用警察秦志奎也毙命枪下。然而，他留下的一份遗书，揭开了此案的谜底。

---

---

## 怪杰出山

李长荣 (172)

隐居在泰山的冯玉祥将军，人称怪杰。他到底怪在哪里？请看他出山抗战前后的所作所为，你必定也要啧啧称怪的。

---

## 我不能离开你

杜保平 (231)

夏思思违心地嫁给一个她所不爱的人。当她所爱的人归来后，两人旧情不断。在一次翻车事故中，丈夫失去一臂，他乘机提出离婚，不愿再保持这虚伪的婚姻。但是，她却不愿离他而去了……

---

## 银星别墅之谜

何欣 (269)

南洋巨商林某死于非命，留下四件国宝。其养子华飞得到一银星图案，却不解其意。于是，银星别墅内外，伸来一只只黑手。几经周折，华飞解开了银星之谜，与表妹雨雯同去取宝。意想不到，表妹却向他扣动了扳机……

---

## 临城劫车案

——姚奇 四海 山民 张化玉——

这是一个曾经震惊了世界的故事。

中外报纸，闹得天翻地覆；北京各国公使扬言要“军事共管中国”，还说“要褫曹锟、吴佩孚的职”，日本报纸说“中国元首应当亲自去说服土匪”。

可怜的北洋政府，从内阁总理到大总统，停止了一切公务，专门商讨解决“临城大劫案”的方法……

那时在中国颇有权威的《东方杂志》写道：

“最近三年中，……以耸动一时为标准，则发生的事件，奉直大战还不如……临城的劫车来得声势雄壮。而其间所点缀的有势力的人物，……也是与其以某某将军类的大元帅等军阀领袖充数，倒不如选出土匪头目……孙美瑶为是。因此，孙美瑶之死，至少在中国史上有点意义……”

这件大事的导演者，不过是一伙“马子”——鲁南地区的“马子”。“马子”而成了爆炸性的震惊世界的新闻人物，这难道不值得研究吗？

## 第一章 毀家聚义

### 1

抱犊崮山区的春夜，冰冷而又黑暗。

一座座山崮，把苍天剪得支离破碎，象一些不规则的尸布。苍天变成了这种样子，那依赖苍天而存在的阳光、月亮、星星，也就变得残缺不全了。这样，便便宜了黑暗和寒冷……

只有山风，在这里是一年四季、白天黑夜，无不存在着的。

山风，永远在呼号……

黑暗里，有一个庄子，蹲伏在方山脚下。

它叫白庄。

它为什么叫白庄呢？不知道。

反正，庄子里的人们大都姓孙，而不姓白。

庄子里，有一个姓孙的大户。说是大户，是与那些号寒啼饥的山民相比而言。大户，也开始衰败了，仅仅从这大户的房屋就可以看得出来。他们的房屋，是鹤立鸡群的。因为它们是高大的，是青石方子到顶的，屋脊上有兽头，飞檐上有风铃。可是，有许多座已经被山风刮去了房顶，变成了断壁残垣。主人没有修复它们。里面已经长起了高高的黄蒿……

一豆灯光，在大户的一座房子里摇晃着。

灯光里，摇晃着一个人影。

这是一个颇长伟岸的男人，他正在夜读。

一个温顺的女人的声音响了：

“他爹，粮食你都散尽了，租子又收不上来，白天里，那‘鱼干汪’又来要捐……一家几十口人，上有老，下有小……呜

呜……”

“别哭了，眼泪不顶用……明天，我去找四叔！”

“四叔挑个豆腐担儿，一天赚那点渣。再说，他也和你一样，有一碗米分给人一半，手头余不下一分钱。能帮咱什么……”

“你不懂，睡吧！”

呼，一阵山风吹来，把油灯扑灭了。

那男人躺在炕上，久久不能入睡。

外面山风更大了，象是一只无形的巨魔，吼叫着要把这个世界吞掉。

他想驱赶掉一些杂乱的、最近发生的事情的回忆，好好想一下，今后的日子怎么过……

可是，他办不到。

一些情景，总是纷至沓来。

……人们挤在他的院子里。有的挎着箩子，有的拿着布袋，有的端着硬瓢……一个个面带菜色，人人眼里冒着饥饿的火焰：“少东家，您再行行好！”

“少东家，要饿死了！”

“少东家，给点救命粮吧！”

……

他背朝着这群饥饿的人，他不敢回过头来，他眼里已是泪水汪汪了。

他的管家说话了，

“大伙不要这样，人要有良心，两年了，咱们东家收过谁一粒租子？没有租子，哪来的粮食？再说，东家已经开了好几回仓了……我们，也快断粮了！”

人群沉寂下来。随即，便是哽咽和叹息。

他猛地转过身来，说：“去把后仓打开，剩下的高粱全部分了！”

“哈哈，美珠兄真是大仁大义。慢着开仓！”客厅里，“鱼干汪”连长出来了。

“于连长，这不关你的事！”

“美珠兄，这关我的事！你，交给兄弟两千块慰劳捐，便不关我的事了。”

“我刚才已经说了，没有钱！”

“美珠兄，我是奉命而来。你把这粮食一卖，不就是钱吗？不卖也行，粮食我派人来拉，慰劳捐顶了！”

“于连长，这粮食是救命粮呀！”

“什么救命粮，它是慰劳捐！”

“放屁！”随着一声吼，一个二十岁的美男子闯了进来。他刷地从腰间抽出把雪亮的短剑，一步步向于连长逼近……

“五弟！”美珠喝住了兄弟美瑶。

于连长手下的十几杆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。

嗨！他一拳头砸在炕沿上。

妻子惊醒了。惶恐地偎紧了他，说：“我、我怕……”

他抱紧了妻子。黑暗里，泪珠儿在他的眼睫毛上闪着微光。他禁不住在心里长叹道：

“我孙美珠饱读圣贤，十八岁即中秀才。立志报国，拯民众于水火……想不到，报国无门，救民无路，连自个儿也如此狼狈！”

他吞咽着泪水，轻轻念道：

世间无物抵春愁，

合向苍冥一哭休。

四万万人齐下泪，  
天涯何处是神洲？

他恍恍惚惚地睡了。

## 2

嗖！一道白光从窗户棖子里窜入房中。嚓！什么东西插在了对面衣橱上。

美珠折身而起，急忙点亮了油灯。

衣橱上，插着一把匕首。匕首穿着一张纸，上书四行大字：

灾荒当共度，  
需借银万两。  
令尊备受屈，  
无银命不长。

柏山祖

美珠雷击一般呆住了。好一会儿，他才叫出声来：“爹爹……苍天哪！”他大叫着，扑出屋来。

院子里，月黑头中，站着一个老者。他一身银白，连头发、胡须都是白的。见了美珠，抱拳站近说：

“请放心！吾们不会伤害老太爷，但求快快备足银钱，去接老太爷。”

他说话、模样，倒象一个缙绅。他是土匪？是的，肯定就是他，绑走了老父。

“五弟！”美珠大声叫起来。

有一个白色的人影从门楼子上轻捷地跳了下来。

他也是一身银白。不过，他很年轻，没有胡子，头发也剪得很短。他手持两把匕首，匕首闪着白光。

“老匪，我等着你了。把你爷爷送回来，放你走。不的话，休怪孙五送你上西天。”

“快去夺回爹爹！”美珠说。

“他是匪首，劫住他，爹爹没事。”美瑶说着，饿虎似地向那老匪扑去。

那银白的老匪哈哈大笑，赤手朝着美瑶的匕首挥去。只听“当啷”两声，匕首竟被挥到了地上。

美瑶心里“咯登”一下，觉得手腕子好一阵发麻。他不敢大意，飞起右脚，向老匪的小肚子踢去。他的脚有点功夫，人称铁脚哩。

“嘿，脚功不浅！”老匪闪过飞来的铁脚，扑上来，竟一下子捉住了美瑶的双腕。美瑶感到两把锥子钻到了他的心里，又觉得手腕子的骨头马上要粉碎了。可是，他不哼一下，又飞起一脚。

老匪又躲过了。他又用了一下功夫。美瑶浑身麻木了，麻木得连他的铁脚也踢不动了。他气得想咬老匪一口，却动也不能动一下身子。

“哈哈，硬汉子，我不伤你！”老匪松了美瑶，一溜白烟，出了院门。

“大哥，咋办？”美瑶泪眼婆娑地问。

“……找四叔去！”

“四叔……他能帮咱打土匪？”

“……只有找四叔。”美珠仰脸看着苍天说。

抱犊崮西南十余里的地方，有一个小村子，叫土门庄。庄前有一棵银杏，说不清有几百岁了。如今，迎着料峭的春风，枝枝丫丫上又绽出了娇黄的新芽。

离村不远有三间房，石墙草顶。三面青竹围起了一个小院。院子里，开着一株雪白的杏花。墙角里，支着一盘石磨，旁边，摆着做豆腐的家什。一副空的豆腐挑子放在一旁，表明它的主人串乡已归。

屋内一切家什，和山里人家一样贫寒、简陋。黄泥墙上却挂着一幅《屈子行吟图》。但见屈子站立江边，江风吹动衣袂，郁愤溢于屈子眉梢。两边，是狂草对联：

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；  
亦余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未悔。

美珠背着手站在字画前沉默不语。四叔孙桂枝坐在一个用麦草拧的墩子上，装上一袋旱烟叶，深深吸了一口，慢声细语地问：

“美珠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桂枝是美珠的堂叔，但几乎和美珠同年。他家庭贫寒。美珠常想接济一点，但是，堂叔几次都是不客气地把她送来的钱粮一粒不少、分文未动地给退回去。桂枝不愿受人施舍，卖豆腐维持生活。他挑担走在山间。梆梆梆……梆声震颤着群山。

他生得眉浓眼锐，一络黑胡须。刚毅果断，而又足智多谋。美珠悲痛得几乎不能自己：

“官兵敲诈，土匪勒索……家父身入虎口，仓中粮已空空，

实在是没有路了。”

“不！”

桂枝吐出一口白烟，缕缕不绝：“物极必自反啊！”

美珠回过身来，看着四叔。

桂枝走到炕前，从枕头底下捧出一个铁匣子来。他打开匣盖，拿出了放在上面的几本古书。那书，一本是《孙子兵法》，一本是《凤洲纲鉴》，一本是野史《明耻录》。书下面，是一把宝剑，还有一个木碗。

“美珠，木碗上是什么？”桂枝问。

“酿得万家合欢酒，愿与苍生共醉歌。”

美珠背出了上面的诗句。

“你这样做了没有？”

“四叔，我这样做了。”

桂枝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我们忧国只是空谈，忧民只是行善。不够，太不够了。”

“四叔，那怎么办？”

“要来一下子真格的了。”

“四叔……您是说拔剑而起？”

桂枝沉重地点点头。

“可是……剑……”

“你说，我们的剑应指向谁呢？”

“……柏山祖！”

桂枝摇了摇头，眼睛里好象电火在闪烁。

“四叔，你是叫我去杀‘鱼干汪’他们？”

“是！”桂枝吐出了一个钉。

“四叔，‘鱼干汪’他们是官府呀！”

“呸！这样的官府！”

“那我们不就成了土匪？”

桂枝沉默不语。他此时此刻心灵上的狂涛已经卷起来了。他的那一络黑森森的胡须，抖动得索索地响。

“不！”美珠扑过去，摇晃着四叔的肩头，说：“四叔，孙家世代良民，决不能当土匪呀！”

桂枝笑了，说：“美珠，愚子！当今天下，何为官？何为贼？何为匪？何为民？叫我说，官是贼，贼是官，匪为民，民为匪。比如柏山祖，原来倒是个‘官’，官军中的旅长嘛！因为反袁世凯，被袁世凯追捕，不得已进了山林，而成了‘匪’。美珠，撇开你的老太爷不说，我问你，这个柏山祖比起于连长来，一个匪，一个官，哪一个对老百姓好呢？”

美珠默默地站着。

桂枝笑了笑，摇了摇头，又说：

“咱再说一个大官，袁世凯。可是，他出卖康梁变法，出卖孙中山，为的是捞个更大的官儿做，为的是当皇帝。因此，美珠，如今的官儿已经不比土匪好，土匪亦不比官儿坏了。你这鲁南富户，如不举剑自卫，匪来绑票，官来勒索，还有什么出头之日？美珠，宁为跖之盗，不为惠之贤呀！与其为人鱼肉，不如做一刀斧……”

美珠听了桂枝一席话，苍白的脸膛发起红来，眼珠也灼灼闪亮，亮得怕人。

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，美珠说：

“美珠的心并没有死。家破民倒悬，把美珠煎熬得十分苦了。四叔一席话，点起了我心中的火，只是，咱们举剑而起，合乎不合乎天势？美珠心中无数，请四叔明示。”

桂枝清癯的脸膛呈现出了痛苦的青灰色。他虽是一个卖豆腐的草民，但是，他从年轻的时候起，就关心国家大事，当年，康

梁变法，他听说了，就跑进北京。谭嗣同被杀的那天，他在人群里，手心里攥出了汗，泪水流满了脸。八国联军进中国，他参加了义和团。他曾举着祖上传下的宝剑，和洋毛子浴血奋战过。他似乎天生了一颗不安分的心灵。

美珠的要求，勾起了桂枝的满腔悲愤：“如今清廷腐败，已是病入膏肓了。洋毛子又乘人之危，破门而入。天下大乱，有能的人，都纷纷起来救国救民。我十分服气孙文，他要建设一个全新的国家。现在的北洋政府，是有史以来最坏的政府。北洋兵，是有史以来最坏的兵。老百姓越来越难熬了。我想，孙文会闹成气候的。”

“四叔……我服了您。”

“美珠，我已考虑了半年之久了，咱爷们得干，也许，这是一条大路。”

美珠听到这里，禁不住扑通跪了下来。

桂枝扶起他：“我把这两样东西送你。”说着，桂枝把木碗和宝剑递给了美珠，美珠接宝剑说道：

“四叔，侄儿的血热了。”

#### 4

“什么，老爹爹叫贼抢去了，不但不救，反而要去做贼？我孙五……”

“坐下，听我把话说完嘛！”

美瑶瞪了哥哥一眼，不顺气地坐回到红木圈椅上。另外兄弟四人相互看了一下，低下头，自顾自地抽起旱烟来。一时屋里烟气腾腾。

这是春天里难得的一个好日子。

明净的阳光，静静地照在院子里的一棵桃树上。草木知春，尽管二月里还有冷雨寒风，桃枝上也无畏地吐出骨朵来了，有的还绽开了粉红色的花瓣。一只翠绿色的山雀，扑地飞来，站在摇晃不定的枝头上叫了几声。

美珠停止了踱步，抬头看看几位兄弟，都是一张冷漠的脸，只有小五的脸皮子似乎能拧下水来。

美珠拿出了木碗和佩剑，讲起了它们的故事。这个故事，四叔只讲给他一个人听过：

“这两件东西，是咱们孙家的传家宝。可是，原来，它们并不属于孙家，而是属于杨家。明嘉靖年间，有一个南京兵部员外郎，姓杨名继盛，字叔山。杨大人忠贞爱国，嫉恶如仇，敢于直言谏君而名扬天下。当时，朝廷中有一奸佞，贪赃枉法，作恶多端。但是，由于他地位很高，无人敢怎么样他。杨大人参了奸贼一本，那个奸贼利用权势和天子的昏聩，竟然把杨大人逮进大狱，施以酷刑。

“遭受苦刑前，杨大人手下的一个文官，偷偷给杨大人送去了蛇胆，说吃了它受酷刑可以不死。

“杨大人对他的下司说：‘叔山自有胆，何以由蛇为？’那文官听了，十分敬佩杨大人的胆。

“在监狱里，杨大人亲手刻制了一个木酒碗，上面刻了他的披发仗剑的坐像，还刻了两句诗。

“杨大人被判了死刑。刑前，那个文官来到大狱里，跪在了杨大人面前，说：‘大人，小官和大人模样一般，外人都唤小官为‘小叔山’，我甘愿为大人去做替身，请大人和我换了衣衫。’

“杨大人哪里肯依。那个文官急了，说：‘杨大人哪里肯依。那个文官急了，说：有奸佞，需要杨大人去为民除害，杨大人难道要用一死来换……’



吗？’

“杨大人泪流满面，答应了那个文官的请求。他换上了文官的衣裳后，说：‘我要把木碗和家传宝剑赠给你的后代，教他们象你一样，为民为国能够舍身成仁。’”

美瑶听得泪珠滚滚，他一把拉住大哥的手，问：

“那文官是谁？”

美珠说：“那文官就是你我的老祖宗！”

“干！为了不给老祖宗丢人，也得和他狗入的军阀们拼一死活。大哥，别说了，我们都跟着你干！”

美瑶“嗖”一下抽出了宝剑，擎在了头顶。

## 5

夜深了，月光如水，透过纱窗泄在雕花的顶子床上。美珠瞪着双眼，泪珠缓缓地从腮上滚落下来。

美珠的妻马氏是个贤惠的女人，结婚近二十年了，还是第一次看到丈夫流泪。她用手指轻轻地给美珠拭去泪痕，把脸更紧地贴在美珠的胸膛上。多贤惠的妻啊。美珠想起那些苦寒的长夜，他挑灯夜读，妻总是在灯下做着针线陪他到三更；他要写字，妻赶忙哈开冻砚，用那纤细的手为他研墨。妻看他写字时手冻得发抖，用一双温柔的手握住他的手。他看妻子一眼，妻的脸立即羞赧得红霞一样；可他很少有心思给妻以温存。而且因为感到自己“今生休矣”，他把孩子让于哥哥张聘卿带到上海上“洋学”去了，妻的生活更充满了孤寂。

美珠抚摩着妻的头发，说：“不要哭，我们上山后，你就回烧猪家去，两个孩子在上海张先生那里是可以放心的，妯娌们谁有困难，你还得尽力照顾些。她们谁守不住了，想改嫁也别阻